

语汇与语典编纂研究丛书
YUHUI YU YUDIAN BIANZUAN YANJIU CONGSHU

俗语辞书 编纂史

温朔彬 著

SUYU CISHU
BIANZUAN SHI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语汇与语典编纂研究丛书

YUHUI YU YUDIAN BIANZUAN YANJIU CONGSHU

俗语辞书 编纂史

温朔彬 著

SUYU CISHU
BIANZUAN SHI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俗语辞书编纂史 / 温朔彬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4. 5
(语汇与语典编纂研究丛书)
ISBN 978-7-5326-4105-5

I. ①俗… II. ①温… III. ①汉语—俗语—词典编纂法—历史 IV. ①H136.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79045 号

责任编辑 王慧敏
助理编辑 郎晶晶 李潇潇
封面设计 姜明

语汇与语典编纂研究丛书
俗语辞书编纂史
温朔彬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辞书出版社出版
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.cishu.com.cn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上海世纪嘉晋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6.125 插页 1 字数 152 280
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4105-5/H·576
定价: 32.00 元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联系电话: 021-69214234

“语汇与语典编纂研究丛书”序

目前,我们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约,组织编纂以汉语语汇为收录对象的大型工具书《语海》。这无疑是一个艰巨而繁重的工程。完成这个工程的重要条件之一,是要有坚强的学术支撑。为此,我们决定出版“语汇与语典编纂研究丛书”。

这套书有以下三个作用:

一是加强和促进汉语语汇研究,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汉语语汇学;

二是加强和促进语典编纂研究,为建立汉语语典学创造条件;

三是培养语汇和语典编纂研究的接班人。参加本丛书撰写的都是中青年学者,他们的成长,是语汇和语典编纂研究繁荣和发展的必要条件。

这套书要围绕《语海》编纂进行,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,为《语海》编纂服务。同时从《语海》编纂中吸取营养,这样才能有扎实的基础,不至于陷入空谈。

根据上述思路,我们初步设计了以下课题:

(一) 语典编纂史研究(2种)

1. 成语辞书编纂史
2. 俗语辞书编纂史

(二) 语汇本体研究(4种)

1. 成语新论
2. 谚语新论

3. 惯用语新论

4. 歇后语新论

(三) 语典编纂创新研究(4种)

1. 成语辞书编纂创新研究

2. 谚语辞书编纂创新研究

3. 惯用语辞书编纂创新研究

4. 歇后语辞书编纂创新研究

这是我们的初步设想,随着实际工作的进行,可能会有所调整。

由于这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,研究有个积累材料和深入思考的过程,我们采取成熟一本出版一本的做法。我们相信,随着《语海》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,这套书的出版必将取得可喜的成果。

温端政 2014. 3. 20

前 言

俗语短小精练,寓意丰富而深刻,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。如果把收集整理俗语也看做是俗语辞书,那么,从东汉末年崔寔辑录的《农家谚》开始,就有近两千年的历史。新中国成立后,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,俗语辞书的编纂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,谚语辞书、歇后语辞书、惯用语辞书,以及综合性的俗语辞书,如雨后春笋大量编辑出版,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。

本书对历代俗语辞书进行系统性研究,研究其发展的轨迹以及不断创新的前景,这对俗语辞书的编纂有一定的参考作用,同时也为丰富、发展我国辞书事业,为实现辞书强国梦做出贡献。

本书采用以史带论、史述和评论交融的科学方法,以清晰的脉络、流畅的语言阐述了俗语辞书编纂的历史过程。主要有六方面的内容:一、俗语概述;二、谚语辞书编纂史;三、歇后语辞书编纂史;四、惯用语辞书编纂史;五、综合性的俗语辞书编纂史;六、结语。

俗语概述论述了俗语的性质、特点和范围,阐述了俗语辞书的源流。

谚语辞书编纂史部分包括:古代及 20 世纪以来的谚语汇编、谚语辞书编纂的兴起、谚语辞书编纂的继承与创新。

歇后语辞书编纂史部分包括:古代及 20 世纪以来的歇后语汇编、歇后语辞书编纂的兴起、歇后语辞书编纂的继承与创新。

惯用语辞书编纂史部分包括:古代及 20 世纪以来的惯用语汇编、

惯用语辞书编纂的兴起、惯用语辞书编纂的继承与创新。

综合性的俗语辞书编纂史部分包括：古代及 20 世纪以来的俗语汇编、俗语辞书编纂的兴起、俗语辞书编纂的继承与创新。

结语部分，提出三个“加强”，即加强原创性俗语辞书的编写，反对俗语辞书编纂中的不正之风；加强俗语语料库的建设，不断提高编纂手段的现代化水平；加强对俗语和俗语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，不断提高俗语辞书编纂的质量。

本书的主要观点是：

1. 俗语是群众所创造的、并在群众口语中流传、结构相对固定的通俗而简练的语汇，包括谚语、歇后语和惯用语。

2. 俗语辞书源远流长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，反映了浓郁的民族语言特色和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。

3. 继承与创新，是辞书编纂的生命力所在，也是俗语辞书编纂的生命力所在。事实上，俗语辞书的编纂就是在不断创新中发展的，因而，一部俗语辞书编纂史，实际上就是俗语辞书编纂的创新史。

4. 辞书编纂的创新离不开学术理论的创新，学术理论的完善又离不开辞书编纂的支持，二者相辅相成，不断发展。

我们希望，本书能为汉语语典学的创立提供翔实资料，为汉语俗语辞书编纂和出版的进一步繁荣做出贡献。

目 录

第一章 绪论 /1

第二章 谚语辞书编纂史 /7

第一节 古代的谚语汇编 /7

第二节 20 世纪以来的谚语汇编 /12

第三节 谚语辞书编纂的兴起 /23

第四节 谚语辞书编纂的继承与创新 /44

第三章 歇后语辞书编纂史 /50

第一节 古代的歇后语汇编 /50

第二节 20 世纪以来的歇后语汇编 /53

第三节 歇后语辞书编纂的兴起 /62

第四节 歇后语辞书编纂的继承与创新 /80

第四章 惯用语辞书编纂史 /92

第一节 古代惯用语汇编 /92

第二节 20 世纪以来的惯用语汇编 /95

第三节 惯用语辞书编纂的兴起 /98

第四节 惯用语辞书编纂的继承和创新 /116

第五章 综合性的俗语辞书编纂史 /121

第一节 古代的俗语汇编 /121

第二节 20 世纪以来的俗语汇编 /130

第三节 俗语辞书编纂的兴起 /136

第四节 俗语辞书编纂的继承与创新 /157

第六章 结语 /167

参考文献 /178

第一章

绪论

一、俗语的名称

俗语作为语汇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早已存在的。先秦典籍里就引用了不少俗语，不过那时还没有“俗语”这个名称，多称“谚”“鄙语”“野语”“民语”“鄙谚”等。如：

《礼记·大学》：“故谚有之曰：‘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知其苗之硕。’”

《左传·僖公五年》：“谚所谓‘辅车相依，唇亡齿寒’者，其虞、虢之谓也。”

《战国策·楚策四》：“臣闻鄙语曰：‘见兔而顾犬，未为晚也；亡羊而补牢，未为迟也。’”

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野语有之曰‘闻道百，以为莫己若’者，我之谓也。”

《荀子·大略》：“民语云：‘欲富乎，忍耻矣，倾绝矣，绝故旧矣，与义分背矣。’”

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：“鄙谚曰：‘长袖善舞，多钱善贾。’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。”

秦以后，汉代文献里才出现“俗语”一词，最早见于汉刘向的《说苑·贵德》和《汉书·路温舒传》，表明当时“俗语”已经具有术语的性质。

狱吏专为深刻，残贼而无极，输为一切，不顾国患，此世之大贼也。故俗语云：“画地作狱，议不可入；刻木为吏，期不可对。”此皆吏疾之风，悲痛之辞也。（《说苑·贵德》）

《汉书·路温舒传》也把“画地作狱议不入，刻木为吏期不对”称为俗语。

唐宋以后，特别是明清白话小说里，“俗语”就更常见了。以《红楼梦》为例，出现“俗语”一词的就有近 50 处，如：

俗语说的：“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”（第六回）

俗语说，“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”呢！（第六回）

但俗语说的：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”(第六回)

俗语说的好：“一龙生九种，种种各别。”(第九回)

俗语说的好：“杀人不过头点地。”(第九回)

只是俗语说的，“能者多劳”。(第十五回)

岂不知俗语说的：“阎王叫你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。”(第十六回)

岂不知俗语说的“胳膊只折在袖子里”。(第六十八回)

随着艺术作品的广泛传播，“俗语”这个名称便逐步深入人心。

二、俗语的性质和范围

从历来公认为俗语的语言事实中，可以看出“俗语”具有以下三个特点：

1. 具有群众性。俗语从根本上说，是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，说不出具体的作者。这是它区别于格言、名言的关键所在。当然，也有些俗语来自文人的作品。如：

人生七十古来稀。(杜甫《曲江二首》之一)

十年磨一剑。(贾岛《剑客》诗)

为他人作嫁衣裳。(秦韬玉《贫女》诗)

海枯终见底，人死不知心。(杜荀鹤《感寓》诗)

人生识字忧患始。(苏轼《石苍舒醉墨堂》诗)

这些诗句，由于广泛流传，已经融入群众语言，但它们不是俗语的主流。

2. 具有鲜明的口语性和通俗性。俗语是通过人民群众世代口耳相传而流行开来的，所以口语性很强，总离不开一个“俗”字。但这并不等于说，俗语就不用解释。有的古代俗语由于语言的历史演变，变得难懂，不解释就不容易明白。如《韩非子·六反》里有一句话：“故先圣有谚曰：‘不蹶于山，而蹶于垤。’山者大，故人顺之；垤微小，故人易之也。”这里的“不蹶于山，而蹶于垤”就需要加以注释：

蹶(zhì)：跌倒。垤(dié)：蚂蚁筑窝时堆在洞口的小土堆，一名蚁封。没

有在山上跌跤,反而被蚁封绊倒。比喻小处容易疏忽失误。

还有一些来自历代典故的俗语,以及许多语言高度紧缩的俗语,也需要加以解释,才能明白。

3. 具有相对的定型性。俗语不是长篇大论,而是简明凝练的;也不是自由组合的语句,而是约定俗成,具有定型性的特点。如“家和万事兴”“吃一堑,长一智”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等,结构都很固定。但是俗语在结构上又有很大的灵活性,同一个俗语可以有许多变体,如上面所举的“不蹶于山,而蹶于垤”,汉扬雄《扬州牧箴》作“人咸蹶于垤,莫蹶于山”,汉刘安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作“人莫蹶于山,而蹶于垤”。不过基本结构还是相对固定的。

基于上述分析,我们认为,俗语是群众所创造并在群众口语中流传、结构相对定型的通俗而简练的语句。

按照这种认识,俗语首先应包括谚语。吕叔湘先生在为《中国俗语大辞典》(上海辞书出版社,1989)撰写的序言里说,谚语是“典型的俗语”。这种看法是符合我们民族传统观念的。汉代学者郑玄注释《礼记·大学》时,就曾经说过:“谚,鱼变反,俗语也。”表明谚语就是俗语。因此,古人往往把“俗”和“谚”密切地联系在一起,叫做“俗谚”。

对于谚语的定义,历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广义的谚语相当于俗语,即包括谚语、歇后语和惯用语;狭义的谚语,指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俗语,不包括歇后语和惯用语。(见温端政《谚语》,商务印书馆,1985,11页)本书采用的是狭义谚语的概念。

除了谚语之外,俗语还应该包括歇后语和惯用语。

歇后语,“俗”气很重,古来也认为是“谚”,有时直称为“俗语”。如:

俚谚云:“赵老送灯台——一去更不来。”(宋欧阳修《归田录》卷二)

南方谚语有“长老种芝麻——未见得”。(明顾元庆《夷白斋诗话》)

这正是俗语云:“大海里翻了豆腐船——汤里来,水里去。”(《西游记》六一回)

按俗语说,便叫作“卖盆的——自寻的”。(《儿女英雄传》二二回)

俗语说的:“千里送鹅毛——礼轻人意重。”(《镜花缘》五〇回)

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,说明不论从语言形式本身的性质上看,还是从传统习惯上看,都应该把歇后语归入俗语。

歇后语都是由“引子”和“注释”两个部分组成的。“引注关系”是歇后语内部关系的基本特征。换一句话说,歇后语是由含有“引注关系”的两个部分组成的、结构相对固定的、具有口语特色的俗语。(见温端政《歇后语》,商务印书馆,1985,18—20页)

惯用语是一种描述性的语言单位。从结构上看,有的是表示完整意思的句子,有的是不表示完整意思的词组。前者如“八字没有一撇”“笨鸭子上不了架”“人不像人,鬼不像鬼”“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”等,在形式上同谚语没有什么区别,只是在内容上属于描述性,缺乏谚语所具有的知识性。这一类惯用语,有些人认为是谚语,划入俗语是没有问题的。后一类惯用语,从字数上看,少则三四个,多则七八个,还有十来个的,如:“走后门”“唱对台戏”“逼公鸡下蛋”“陈谷子,烂芝麻”“出的牛马力,吃的猪狗食”“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”。这一类语句,也都很“俗”,从本质特点来看,也应该属于俗语。

惯用语这个名称是后起的,古代没有。以前也称为俗语或俗话。如:

这可是俗语说的“僧不僧,俗不俗,女不女,男不男”。(《红楼梦》六三回)

俗语云:“迅雷不及掩耳。”(《女仙外史》二五回)

你道巧不巧,正应了俗语说的:“屋漏更遭连夜雨,船行又遇打头风。”

(《儿女英雄传》二回)

惯用语的最大特点是描述性。为了和成语相区别,可把它定义为“非‘二二相承’的描述语”。(见温端政《汉语语汇学》,商务印书馆,2005,70页)

三、俗语辞书的源流

通常认为最早的俗语辞书是东汉服虔的《通俗文》。有的学者认为

该书开“通俗词典的先河”，“是一部解释通俗用语的词典”（刘叶秋：《中国字典史略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，51—53页）；有的则认为该书“是一部搜罗最富解释最精的俗语词典”（钱剑夫：《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86，231页）。可惜该书已亡佚。只能从唐释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和宋人《太平御览》等书的引文中，看到该书的部分内容。

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十八“四楞”等两条注曾引《通俗文》“木四方为棱，八棱为椶”“烧骨以漆曰垸”。《太平御览》三四六卷引《通俗文》“匕首，剑属。其头类匕，故曰‘匕首’，短而使用”；六〇五卷“纸”和七六二卷“碾”曾分别引《通俗文》“方絮曰纸”“石祸辄谷曰碾”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该书解释的都是字、词而不是“语”，称不上真正的俗语类的工具书。

真正具有俗语辞书性质的著作，最早当推东汉崔寔所撰的《农家谚》，嗣后有南朝梁刘霁所撰的《释俗语》八卷（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，此书已亡佚）。

唐宋时期，由于市井文学地位提高，俗语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进一步受到重视，唐李义山的《杂纂》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继李义山之后，宋代有王君玉的《杂纂》、苏轼的《杂纂二续》，明代有黄允交的《杂纂三续》，清代有韦光黻的《杂纂新续》、顾铁卿的《广杂纂》、石成金的《纂得确》等。

宋代除了《杂纂》系列著作之外，还有无名氏《释常谈》三卷、龚颐正《续释常谈》二十卷和无名氏《别释常谈》三卷等书。它们体例基本相同，所收的大部分是字词，算不上俗语专集。宋代能算上俗语专集的有周守忠所撰的《古今谚》。

明代在收集、考释俗语方面有新的进展，著作也较多。影响较大的有杨慎的《古今谚》、陈士元的《俚言解》和佚名《目前集》。明代收有部分俗语的还有《俗言》（杨慎撰）、《（增定）雅俗稽言》四十卷（张存绅撰）、《常谈考误》四卷（周梦赐撰）、《（新刻徽郡原板诸书直音）世事通考》二卷（陆嘘云撰）等。这些著作所收俗语更少，严格来说都算不上俗

语辞书。

清代在俗语的收集和考释方面成果较多,出现了一批具有辞书性质的俗语著作。其中有《通俗编》三十八卷(翟灏撰)、《恒言录》六卷(钱大昕撰)、《恒言广证》六卷(陈鱣撰)、《迩言》六卷(钱大昭撰)、《谈徵》四卷(外方山人撰)、《常语搜》四卷(易本焘撰)、《释谚》一卷(平步青撰)、《语窠》一卷(胡式钰撰)、《常语寻源》二卷(郑志鸿撰)、《古谣谚》一百卷(杜文澜撰)、《乡言解颐》五卷(李光庭撰)、《吴下谚联》四卷(王有光撰)、《里语徵实》三卷(唐训方撰)、《越谚》三卷(范寅撰)等。

进入 20 世纪以后,俗语辞书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,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:

1. 20 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;
2.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实行改革开放前;
3.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。

20 世纪二三十年代,俗语辞书编纂曾取得较多成果。新中国成立后,俗语辞书编纂出版沉寂了一段时间。改革开放以后,俗语辞书的编纂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,谚语辞书、歇后语辞书、惯用语辞书,以及综合性的俗语辞书大量编纂出版,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。

本书将分别论述谚语辞书、歇后语辞书、惯用语辞书,以及综合性的俗语辞书的编纂史,以填补学界在这方面的空白。

第二章

谚语辞书编纂史

谚语辞书是指以汉语谚语为收条对象的工具书,包括以下两种形式:一种是谚语汇编形式,只收集语目,或加出处,不加注释;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谚语辞书,收集谚语语汇,并进行比较详细的注释,还举出书证或用例。下面将分别予以评介。

第一节 古代的谚语汇编

古代的谚语汇编可以追溯到东汉崔寔编辑的《农家谚》,其中收有“舶棹风云起,旱魃深欢喜”“二月昏,参星夕,杏花盛,桑叶白”“云行东,车马通;云行西,马溅泥;云行南,水涨潭;云行北,好晒麦”“富何卒?耕水窟;贫何卒?亦耕水窟”“麻黄种麦,麦黄种麻”等气象谚和农谚。(见清刊本《说郛》)

此后出现的谚语汇编,有宋周守忠的《古今谚》、明杨慎的《古今谚》、清曾廷枚的《古谚闲谭》和清杜文澜的《古谣谚》。

宋周守忠《古今谚》,有自序称:“略以所披之编,采摘古今俗语,又得近时常语,虽鄙俚之词,亦有激谕之理。漫录成集,名《古今谚》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该书“古谚多本史传,今谚则鄙俚者多矣”。

明杨慎的《古今谚》和清曾廷枚的《古谚闲谭》,清杜文澜的《古谣谚》卷九十九予以收录,并进行了评论。

明杨慎的《古今谚》共收 57 条,另收“古谚古语”38 条。举例如下:

谚语有文理

炮车云。东坡诗用之:“今日江头风势恶,炮车云起雨欲作。”风花云起,下散四野,如烟雾也。晁无咎诗用之:“明日扬帆应复驶,蒸云散乱作风花。”

天河中有黑云，谓之黑猪渡河，主雨，则萧冰崖所谓“黑猪渡河天不风，苍龙衔烛不敢红”也。《国语》注引古语：“土长冒概，陈根可拔，耕者急发。”《四民月令》引童谣云：“杏子开花，可耕白沙。”

贾子引皇帝语

日中不彗，是谓失时；操刀不割，失利之期。执斧不伐，贼人将来。涓涓不塞，将为江河。荧荧不救，炎炎奈何。两叶不去，将用斧柯。为虺弗摧，行将为蛇。

太公兵法引皇帝语

黄帝曰：“余居民上，遥遥恐夕不至朝，慄慄恐朝不及夕。兢兢业业，日慎一日。人莫蹶于山，而蹶于垤。”

晋伯宗引古言

虽鞭之长，不及马腹

韩厥引古言

杀老牛莫之敢尸

子产引古言

其父析薪，其子弗克负荷

富辰引谚

兄弟谗阍，侮人百里。

韩非引谚

奔车之上无仲尼，覆车之下无伯夷。

清杜文澜《古谣谚》认为“杨氏所录《古今谚》，其书详贍”，同时又认为“其体裁，颇为泛滥”，表现在：“有泛收谚语不成辞者；有泛收古语为谚者；有泛收非谚为谚者；有泛收非谚为古谚者；有泛收古言者；有泛收人言者；有泛收古人语者；有泛收古语者；有泛收语曰者；有泛收某人引不著其为谚为语者；有泛收对辞、讽辞、说辞之类不著其为谚为语者；有泛收书名、篇名不著其为谚为语者；有泛收古谚、古语不加剖析者。”这里既涉及体例问题，也涉及谚语性质的认定问题。

对于谚语性质的认定，前人的著作里很少论及。杜文澜有所创新。